

# 最是那一低頭

劉荒田



早上九時多，廣佛線正值客流高峰。我和老妻躬逢其盛。座位是斷然沒有的了，但站並不賴。人雖擠，卻未至於磨肩接踵。豐沛的冷氣，把六月的暑氣全然消解，一如天涼好個秋。我靠着車廂壁站着，趁機做一次「田野調查」——看乘客們在做什麼。

乘客的主體是年輕人，上班、上學、開會、送貨、見客戶、談戀愛、旅遊，應有盡有。老人為數不多。粗略估計，我所在車廂的乘客，閉目或不閉目地養神、發呆、想事的佔一成許，與鄰座聊天的佔一成許，照顧孩子或老人的不足一成，打電話的只兩人，其餘七八成都在看手機或iPad。一個俊朗的小伙子進來，施施然戴上耳機，掏出手機，打開、點擊，開始看漫畫。環視四近，不管是坐還是站，低頭族極為投入地刷屏。連熱戀中的情侶，女的頭靠在男的肩上，各自的視線還是螢幕，使我懷疑，他們為戀愛付出了百分之幾的注意力？是不是關係已穩固到使卿卿我我成爲累贅？

車到祖廟站，人進進出出，三位少女移到我眼前。看模樣，都不到二十歲，兩個長髮，一個紮麻花辮，都比我矮得多，我可以先研究她們的頭髮。青春的生命力何等驕人，烏黑濃密，閃着油光。她們都拿着手機，不用查看牌子、型號、容量，但看套子，無不精巧，顏色繽紛，就曉得是她們的至愛之物。

跟前一個女孩往手機上點擊一下。隨後，她仰頭五秒鐘，神情滿足、自信，望向車廂壁，若有所思；顯然，全部心思凝於即將打開的「潘多拉盒子」。隨後，她低下頭，纖細的指尖在屏上輕盈地滑動。

一俯一仰，教我驀地想起徐志摩膾炙人口的詩句：「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／恰

似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」。一味低頭，韻味出不來；引頸抬起，稍加旋轉，頓挫恰如涼風拂過的水蓮花。我們多少次哀嘆，現代科技把古典蘊藉的詩情收拾殆盡，電腦字形檔裏沒有翰墨，微信群沒有茶汽，面對面的視頻沒有剪燭西窗。可是，罵歸罵，誰捨得丟掉微信即時互動的方便而馳驅千里、雪夜訪戴？

低下頭去的小姑娘，就此沉浸於網路世界。油光水滑的辮子時而微微晃動，那是她在鍵盤上敲打字句。我偷窺她所流連的平台，不敢過分靠近，好在看得清楚。追星族的世界，「登封造極」（我想了好一陣，才明白這「封」似是「封面」的意思），韓國超熱野獸派，野性魅力席捲亞洲，朴燦烈、李東健、金芝荷、金秀賢、權相佑。時裝、時尚，層出不窮的購物網站。她在兩個微信群逗留得最久，可見是她的樂園。她開始上帖，敲下數字，嘴角漾起微笑。對方即時回饋，她又敲下一行字，肯定是得意之作，她非要和夥伴分享不可。接下來，三顆年輕的頭顱緊靠，對着麻花辮子的手機竊竊私語。同一時刻，我憑着站的優勢，看到一青年男子在讀網路小說《異界藥師》，一中年人在看微信段子，一背包客在搜索某個關鍵字，一西裝客在查股市曲線，一連衣裙姑娘在圖表上操作，一戴厚近視鏡的女士在比較購物網站的夏季泳裝。

手機主宰人生，是幸運還是不幸，隨你說去。唯一的事實就是：不可逆轉。我對此不熱心也不排斥。少女刷屏時一低頭，卻教我明白，手機文化自有溫柔；這一利那的嬌羞，一如李清照的《點絳脣·蹴罷秋千》：「蹴罷秋千，起來慵整纖纖手。露濃花瘦，薄汗輕衣透。見客入來，攬刻金釵溜。和羞走，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。」

巧不巧，和我一起的老妻乘這趟地鐵也有發現：大多數年輕人穿涼鞋，而穿皮鞋、布鞋，且配襪子。

# 世界最北的城市——朗伊爾城

苗曉霞



斯瓦爾巴德博物館令我特別好奇，第二天我就去了那裏。博物館內空間很寬敞，布置很大氣，設施很現代化，你感覺不到任何一點因為城市小而有的簡陋和粗糙。參觀費是九十挪威克朗（約八十三港元）。管理員在我手背上蓋了一個印，我就可以進入展廳了。

展廳中間的區域，一邊陳列着北極熊、馴鹿以及鯨魚和其他大型海洋動物的標本，另一邊陳列着早期的民居和打獵用具等；展廳四周靠牆擺了一圈玻璃展櫃，陳列着圖片、實物和有關斯瓦爾巴德歷史發展的說明。

斯瓦爾巴德群島最早是荷蘭人發現的，十六世紀中葉荷蘭國力發展進入鼎盛時期，他們爲了尋找北部海上通道登上了這個島。人們最初來這裏是捕鯨，主要是捕鯨。據當時船長日記描述，十六、十七世紀時期，這個島附近的海面雲集大量格陵蘭露脊鯨，這種鯨魚脂肪

非常厚，可以煉取大量的鯨油，獲取鯨油便是捕鯨的主要目的。這種鯨魚，體型巨大，游動很慢，很容易捕獲。每天有多達兩三百艘捕鯨船在這個海面上作業。

由於過於頻密的捕獵，到了十八世紀格陵蘭露脊鯨在這一海域絕跡，西歐國家以捕鯨爲業的時代就此完結。不過，斯瓦爾巴德群島附近還有其他魚類和大型海洋動物，比如海獅、海象。陸地動物也非常多，有狼、馴鹿、北極熊，所以一直吸引世界各國的人來捕魚、打獵、圍獵，或者旅遊，直到一九二〇年以前，這個島是一個國際共同所有的土地，不屬於任何國家，不歸任何國家管；因爲地廣物博，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什麼衝突。

## 斯瓦爾巴德條約

二十世紀初，島上發現了大量的煤，煤礦企業的出現，隨之產生了礦產權益、礦藏、土地歸屬權，僱主與僱員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，這些都需要建立法規以及相應的仲裁機構——法庭。

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，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，各國才在凡爾賽就少數事項達成協議，「斯瓦爾巴德條約」是協議的一部分，至今仍有實際意義。二〇〇五年一月，四十七個國家在條約上簽字，歐美主要國家和中國都在其中。

「條約」是基於國際間對斯瓦爾巴德地區人口分布的研究而確定的。在這裏居住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千六百人中，挪威人是最大的群體，集中住在朗伊爾市，其次是俄國人和烏克蘭人，他們聚集在巴倫支堡（Barentsburg）。因此，挪威政府有義務管理和保護斯瓦爾巴德，並爲其制定法律法規，但是挪威政府不能以管理費用爲名向斯瓦爾巴德徵稅。斯瓦爾巴德只向市民徵收低於挪威本土稅率的收入稅，不徵增值稅和其他財政稅。島上的行政預算單列，行政開支的赤字由挪威政府補貼。

根據「條約」，挪威政府派遣總督、警察管理斯瓦爾巴德，但它不屬於挪威本土，任何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進出、長期居住，享受平等待遇。（中）

# 戴帽子的男女

李夢



時尚達人 Isabella Blow 曾經說過：「帽子不是道具，是我人生的一部分。」不單只時尚圈中，在尋常生活裏，帽子除用於遮陽遮雨之外，也是戴帽人性格、氣質以及身份的象徵。

一幅《戴帽子的女人》，令馬蒂斯（Henri Matisse，一八六九—一九五四）在當時的法國畫壇成名。一九〇五年，馬蒂斯與一衆同道在巴黎秋季沙龍舉辦畫展。這些作品用色普遍奔放，不考慮原本物件的色彩，而是有些任性依照畫家創作時的心緒與心境。有人評論說：「多那泰羅（文藝復興時期著名雕塑家）被野獸包圍了」，「野獸派」這一畫派的名稱因之得來。

雖然「野獸派」出現之始遭到不少非議，但這一畫派中衆多畫家對於顏色美學的探尋，令到他們在當時的畫壇頗爲醒目，也啓發了不少後世藝術家的創作。《戴帽子的女人》被巴黎藝術圈名士 Gertrude Stein 買下，這給了當時生活困頓的馬蒂斯在時光匆匆中迷失了自己。

如果說歲月是一條河流，那麼家庭就是行駛在河流中的舟船，而夫妻就是這舟船的掌舵人。能否平安渡過歲月的河，到達理想的彼岸，完全取決於掌舵之人。如此，雙方的同舟共濟是何等重要。

一個家庭主婦，可謂身兼數職。正如網上所說，不光是妻子、母親，還是廚師，是保姆，是雜工……而且是隨時待命的，沒有周末，沒有休假。還要時不時的被說「在家吃閒飯」。偶爾有點小情緒，也會被冠以「吃飽了撐的、閒得無聊、沒事找事」等諸多帽子。女人容易嗎？確實不容易！所以要在妙手持家的同時，不斷地給自己充電，內外兼修，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。

小心駛得萬年船。只有在乘風破浪中練就自強自立的本領，才能駛入幸福的港灣，到達春暖花開的彼岸。

身爲家庭主婦，不光要經營好自己的前半生，還要打理好自己的後半生。畢竟，一生幸福才是我們的初衷。



▲馬格利特畫作《人類之子》 作者供圖

不少信心。畫中女人是馬蒂斯的妻子 Amelie。她自己開了一間時尚帽子店，也常常爲馬蒂斯作畫擔任模特。畫中的 Amelie 回眸望向畫框外，眼神中有些驚訝，也有些羞怯。她戴的帽子碩大繽紛，異常搶眼，與她身穿的鮮艷衣裳彼此呼應，也暗示了她帽子製作者的身份。

馬蒂斯並未遵照慣常的肖像畫法，而是將畫中妻子的臉塗上綠色，將她的髮色轉爲朱紅，背景也一改以往肖像畫的恬靜，用形狀不規則且張力十足的色塊充塞其間，予人生動活潑的觀感。畫中顏色躍躍欲試，幾乎要從畫框內跳出來一樣。我每次看馬蒂斯的畫，都會感慨於畫中色彩配搭之妙。他從不刻意遵循章法，每每興之所及，誠如他本人說過的，「任由色彩本能地向我湧來」。

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（René Magritte，一八九八—一九六七）的作品中，也常常見到戴帽人，不過通常是男性，戴着黑色禮帽，與馬蒂斯等畫家筆下精巧繁麗的女帽相比，不論樣貌抑或畫中氛圍，都相去甚遠。

馬格利特童年不幸，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便自殺身亡。後來，他的畫作中常常出現白布這一意象，被許多評論人認爲是童年陰影的某種外現。小時候的他親眼見到跳河自殺的母親被打撈上來時，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睡袍。

馬格利特從來不解釋自己畫作背後的意涵，但我們總是能從畫中那些面無表情的人像以及清冷的風景中，讀出憂傷寥落的意涵。他可不會像馬蒂斯等野獸派畫家那樣，頻頻在畫中使用鮮艷的、對比強烈的色塊，他的作品嚴整，一絲不苟卻也怪誕離奇，顯出冷靜、疏離的模樣。

《人類之子》應是馬格利特最爲人熟知的作品之一。畫中戴黑色禮帽、面孔被一隻綠色蘋果遮住大半的男子，頻頻成爲被後世藝術家戲仿的形象。戴禮帽、穿禮服的男子，經常地出現在馬格利特的畫作中。原來，他自己也常常以黑色禮帽及禮服的形象示人，故畫中的主角大約可看作他本人，畫作也或多或少有畫家自畫像的意味。巧合的是，畫家思念一生的母親，去世之前的職業是一位製帽師。

這幅名作中的隱喻除去黑色禮帽之外，還有一隻漂浮在空中的綠色蘋果。蘋果的意象來自於聖經中亞當與夏娃的故事，象徵慾望以及神秘。畫中人的面孔被蘋果遮住（在馬格利特另外的作品中，畫中的男子的面部也會被白色鴿子遮住），我們見不到他的表情與眼神，唯有透過周遭清冷的情景，猜想他的孤獨。

與另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相比，馬格利特顯得內斂許多。達利不停地炫技，極盡誇張怪誕之能事，爲吸引觀衆的目光。馬格利特則剛好相反，他總是刻意與人群保持距離，且他的作品雖則不循常理，卻並不張揚，也不外露，總是一幅「自說自話」的樣子。

馬格利特畫中帽子與馬蒂斯畫中帽子相比，雖樣式與風格截然不同，卻都起到某種提示、暗示的功用。馬蒂斯藉畫中那頂鮮艷亮眼的帽子暗示畫中妻子身份，也承載他本人對於色彩的想像。馬格利特筆下的黑色禮帽，既記錄他本人的衣裳喜好，也寄託了他對母親的思念。畫中帽子雖是配角，細想，卻有興味。

# 莫忘初心

李自美



那個夏天，廠子倒閉，同爲廠家屬的我和表妹小春一起下崗。面對未知的未來，我們約定，不管如何，要過好以後的日子，讓各自的三口之家越過越好。

感情是從什麼時候變淡的呢？我沒想過。下崗後，看到昔日的工友各顯其能，自謀職業；也想找點事做，掙不掙錢另說，起碼充實一下日趨無聊的生活。可枕邊人說，每月的收入足夠讓我過上滋潤的日子，與其爲那三瓜兩棗而奔波，還不如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做全職太太，這是多少女人嚮往的生活啊，何樂而不爲？於是，忽然清閒下來的我漸漸懶散起來。不久，又迷戀上了麻將。打麻將成了我生活的重點。面對凌亂的居室和冷鍋冷灶，老公碰嘴歪眼斜，家庭內戰不可避免。磕磕碰碰幾年，直至家無溫暖，降至冰點。「要家還是要麻將，自行選擇。」老公的最後通牒，讓我慌了手腳。

再看同爲家庭主婦的小春，自從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，不光把家裏打理得井井有條，還見縫插針地幹起了微商，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，自幼酷愛美術的她，報班學習國畫。流連於濃墨重彩，寄情於山水花鳥。讓鍋碗瓢盆交響曲之外，又唱響高雅清麗的華美樂章。豐富多彩的主婦生

活，讓她渾身上下充滿溫婉雅致的魅力。寵她愛她的老公，乖巧伶俐的女兒，三口之家的溫馨是衆人眼裏靚麗的風景。

兩相對比，我無地自容。一樣的初衷，同樣的時間，表妹的生活春暖花開，我的世界卻天寒地凍。

思前想後，「你負責掙錢養家，我負責貌美如花」只是不靠譜的傳說。我懊悔在時光匆匆中迷失了自己。

如果說歲月是一條河流，那麼家庭就是行駛在河流中的舟船，而夫妻就是這舟船的掌舵人。能否平安渡過歲月的河，到達理想的彼岸，完全取決於掌舵之人。如此，雙方的同舟共濟是何等重要。

一個家庭主婦，可謂身兼數職。正如網上所說，不光是妻子、母親，還是廚師，是保姆，是雜工……而且是隨時待命的，沒有周末，沒有休假。還要時不時的被說「在家吃閒飯」。偶爾有點小情緒，也會被冠以「吃飽了撐的、閒得無聊、沒事找事」等諸多帽子。女人容易嗎？確實不容易！所以要在妙手持家的同時，不斷地給自己充電，內外兼修，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。

小心駛得萬年船。只有在乘風破浪中練就自強自立的本領，才能駛入幸福的港灣，到達春暖花開的彼岸。

身爲家庭主婦，不光要經營好自己的前半生，還要打理好自己的後半生。畢竟，一生幸福才是我們的初衷。

# 食醬記

李丹崖

一片土地，它們親着呢，容易「團結」。

鍋蓋上還要事先放一些香椿樹的葉子來墊底，拌了麵的黃豆置於背陰處，上面蓋上乾淨的紗布，過了三天左右，黃豆上成了一層白色的長長的毛絮狀物，這些白毛絮也就是對人體有益的米黴菌。爲了最大限度和空氣中的氧氣接觸，生了米黴菌的黃豆需要立即翻攪一遍，然後，繼續放在背陰處，等豆子外長了一層黃綠色的菌絲之後，拿到熱辣的太陽底下稍事晾曬，直至豆子變得乾爽，醬豆的原料基本準備就緒了。

外公早年是個燒製陶器的匠人，家裏從來不少盛放醬豆的乾淨壘子，外婆把這些外面黃綠色微的豆子放到壘子裏，採下一些花椒葉，剝一些生薑片，準備半斤酒，二兩白糖，再削半個西瓜，剝成塊狀，鹽巴適量，根據個人口味，也可以放一些青辣椒和紅辣椒，一起放到壘子裏，攪拌後，用塑料薄膜封上壘子，外面糊上一層泥巴，把壘子搬

到院裏向陽的高處，發酵半個月左右，黃豆醬就做好了。

清晨的時候，準備一隻乾淨的勺子，輕輕打開壘子，一股醬香撲面而來。舀出來兩勺子，淋上麻油，立即就可以食用。咖啡色的醬，紅色的辣椒，青色的花椒葉和青椒，黃色的薑片，單純從色彩上就讓人很有食欲。當然，也可以和藕丁、花生一起炒食，非常開胃，是佐餐的佳餚。

黃豆醬，在皖北稱之爲「醬豆」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時蔬尚少的年代，醬豆就是皖北人餐桌上的主要菜餚，因其開胃，配合饅頭來吃，很輕鬆就吃下兩三個饅頭，仍讓人意猶未盡。這是最簡單的吃法，也可以用大蔥蘸醬來吃，一口蔥蘸醬，半個饅頭瞬間下肚，味道上就更增加了一重厚度，皖北田野裏的粗壯漢子尤其好這口，吃下大蔥蘸醬，格外長力氣，所以，皖北大地被譽爲「中原糧倉」，這裏的五穀豐登，少不了醬豆的



功勞。

據了解，先秦時候，皖北人就懂得製作醬豆，那時候，醬還被寫成是「醢」，那時候，我們的祖先認爲，主食是餐桌上的元帥，醢是餐桌上的大將，爲了突出醢的重要性，就把「醢」改成了「醬」。宋人陶谷《清異錄》中稱：「醬，八珍主人也；醋，食總管也。」這又把「醬」提到了另一個高度。黃豆醬，現如今在各大超市是熱銷食品

，但我最愛吃的還是外婆做的。外婆做的醬，吃着讓人心裏格外熨帖，外婆已年逾古稀，患有輕度的老年帕金森病症，常常手抖，但她做醬的時候，手一點兒也不抖。外婆說，她做了一輩子醬，做醬是她最有把握的事，做醬的時候她也最靜心，這樣專注和熟練，幹嘛要手抖。外婆說這話的時候，總是笑着，她的皮膚在這片天地的光陰裏，越來越像黃豆醬的色澤。



夏天一到，外面蟬聲聒噪，許多人都捂耳在樹蔭下酣睡；外婆卻捨不得睡，對於掌管一家人餐桌的重要人物，外婆的任務是爲下半年的餐桌張羅，她現在用竹竿鈎一些香椿葉或核桃葉，準備十斤黃豆，外婆好像在張羅一項「大工程」，沒錯，她要做一家人愛吃的黃豆醬。

黃豆，這種在中華大地上種植超過五千年的糧食作物，多少年來，和人類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除了豆麵、豆腐、豆油之外，黃豆醬也是它華麗轉身之後的成功存在方式。

外婆是村子裏製作黃豆醬的高手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外婆做的是醬，實際上，也是有「匠人風範」的。我小時候在外婆家長大，所以至今記得她做黃豆醬的所有程序，非常嫺熟：當季剛剛收穫的黃豆，淘洗乾淨後，在沸水中煮熟，撈出來，瀝乾水分，拌上麵粉，攤放在鍋蓋上，這種鍋蓋一般是用高粱秸做成，有很強的透氣性，便於黃豆發酵。況且，外婆認爲，高粱秸和黃豆都來自同

▲外婆自製的黃豆醬讓人食欲大增 網絡圖片